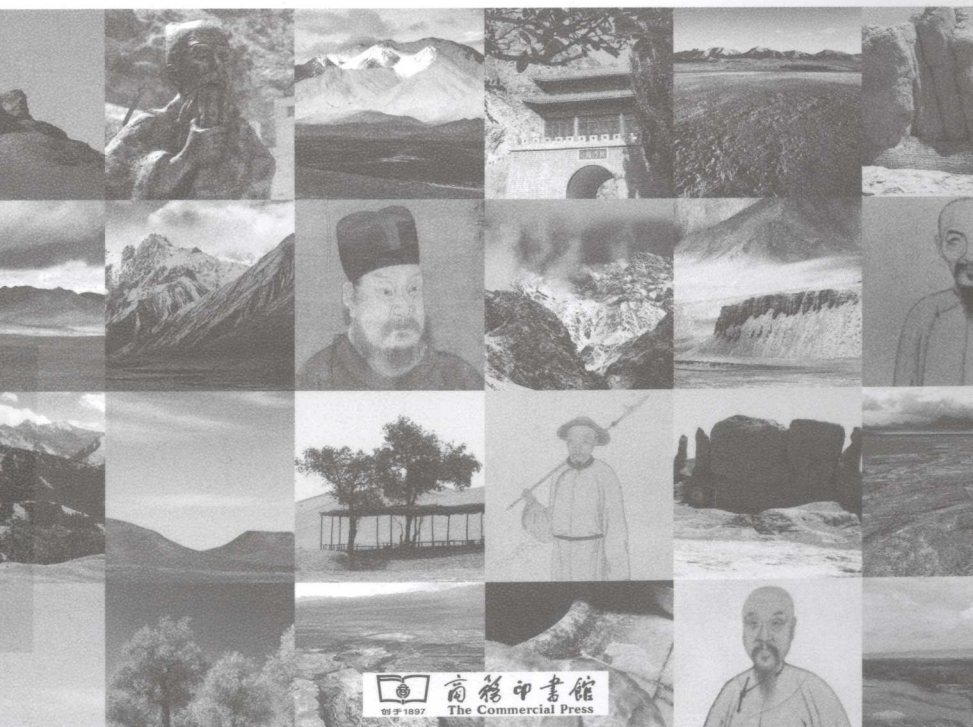


S 丝瓷之路博览
SILK CERAMIC LUBO LAN

西出陽關

顾世宝 / 著

——历代亲历西域诗人剪影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889-1897

西出阳关

——历代亲历西域诗人剪影

顾世宝 著



创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出阳关：历代亲历西域诗人剪影 / 顾世宝著.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丝瓷之路博览)
ISBN 978 - 7 - 100 - 11516 - 2

I. ①西… II. ①顾… III. ①诗人—生平事迹—中国—古代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91096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西出阳关

——历代亲历西域诗人剪影

顾世宝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三河市潮河印业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1516 - 2

2015年10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5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7

定价：46.00 元

主 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

顾 问：陈高华

特邀主编：钱 江

主 编：余太山 李锦绣

主编助理：李艳玲

编者的话

《丝瓷之路博览》是一套普及丛书，试图以引人入胜的方式向广大读者介绍稳定可靠的古代中外关系史知识。

由于涉及形形色色的文化背景，故古代中外关系史可说是一个非常艰深的研究领域，成果不易为一般读者掌握和利用。但这又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领域。从浩瀚的大海直至无垠的沙漠，一代又一代上演着一出又一出的活剧。既有友好交往，又有诡诈博弈，时而风光旖旎，时而腥风血雨。数不清的人、事、物兴衰嬗递，前赴后继，可歌可泣，发人深省。毫无疑问，这些故事可以极大地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

本丛书是秉承《丝瓷之路》学刊理念而作。学刊将古代中外关系史领域划分为三大块：内陆欧亚史、地中海和中国关系史、环太平洋史。欧亚大陆东端是太平洋，西端是地中海。地中海和中国之间既可以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也可以通过草原之路往来。出于叙事的方便，本丛书没有分成相应的三个系列，但种种传奇仍以此为主线铺陈故事，追古述今。我们殷切希望广大读者和作者一起努力，让古代中外关系史的知识走进千家万户！

2012 年秋

引 子

感谢主编余太山先生垂青，让笔者有机会就自己一直非常感兴趣的历代亲历西域诗人这一领域写一本小书。

跟随业师杨镰先生攻读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学位的时候，在熟悉元代诗歌文献的过程中，笔者日益认识到，元代文学除了元曲还有许多精彩之处。元代文学的舞台是如此之大，从东海之滨到天山之西，从五岭以南到戈壁以北，这是一个超过汉唐盛世的区域；元代文学的演员是如此之多，不仅有汉人、南人，还有蒙古人、色目人。在这样一种历史契机之下，不仅因金宋对峙而分头发展的南北文学得以合流，而且在东西方向上，因为丝绸之路的畅通，文学人才和文学思想的交流也呈现出空前活跃的状态。西域的许多民族都有优秀代表在中原文坛大放异彩，其中包括畏兀人、葛逻禄人、钦察人乃至拂林人。而中原文士也有不少跟随蒙古西征大军，将足迹留在茫茫西域。原来，我们中华民族诗国的边疆曾经远达葱岭之外！

在兴趣的驱使下，笔者又开始搜集元日之前和元代之后的诗人西出阳关的相关材料，越来越觉得这是一个巨大的

宝藏：周穆王西征虽事不可考，但汉公主出塞史有明文；骆临海遣戍蒲类，岑嘉州再赴轮台；长春真人西行万里为止杀，耶律楚材独处河中守寂寞；陈子鲁五出阳关宣大明国威，纪晓岚百余绝句写塞垣繁华；洪亮吉万里荷戈百日赐环，祁韵士濠池纪行西陲填词；邓廷桢寄情伊江中秋，林则徐题咏天山古雪；左宗棠舆棺出师，谭嗣同壮游边塞；张荫桓救国终遗恨，裴景福罪名莫须有；宋伯鲁老来依人作幕，王树楠公余饮酒赋诗；杨增新登高怀远，邓缜先杀身成仁……

笔者在探寻这些迁客骚人精神世界的过程中，看到了前贤辛勤开采的背影。这一领域已经涌现出相当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相对于这些西行诗人和西域诗篇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来说，它们获得的重视程度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在一般读者当中，很多名字可能说起来还非常陌生。在学术的世界里，需要钻木取火者，也需要以薪播火者。顾某谫陋，不堪取火重任，希望能做些播火的工作。

承蒙师友郭沂纹、李建、徐幼玲、官京蕾、戚雨航、郭蕾蕾、杜泽天等提供精美照片，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2015年8月10日

顾世宝于鼓楼西大街

目 录

第一章

秦时明月汉时关

第一节 八骏日行三万里 / 2

第二节 公主琵琶幽怨多 / 6

第三节 但愿生入玉门关 / 11

第二章

万里长征人未还

第一节 逐臣衔凄渡玉关 / 20

第二节 不破楼兰终不还 / 32

第三节 铁马冰河入梦来 / 57

第三章

不妨终老在天涯

第一节 阴山西下五千里 / 66

第二节 未济苍生曷敢归 / 79

第三节 遗迹尚存唐制度 / 94

第四章

弓刀闲挂只春耕

第一节 抛留农具赴戎机 / 102

第二节 塞垣此地擅繁华 / 123

第三节 书生眼孔一朝开 / 142

第四节 万里岩疆事远游 / 154

第五章

中原无此好春风

第一节 名臣心迹本双清 / 170

第二节 大将筹边尚未还 / 186

第三节 去国唯期社稷安 / 201



第一章



“丝绸之路”是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 19 世纪 70 年代提出的一个概念，用来指称古代欧亚大陆北部的商路，它起始于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安，跨越陇山，穿过河西走廊，通过玉门关和阳关，沿着天山脚下的绿洲抵达葱岭（今帕米尔高原），再通过中亚和西亚，最终到达欧洲和非洲。它是古代世界东方和西方之间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古往今来，在这条道路上西行的，不仅有贩运丝绸的商贾，还有虔心求法的僧侣；不仅有荷戈征戎的将士，还有羁旅漂泊的诗人。

秦
时
明
月
汉
时
关

第一节 八骏日行三万里

丝绸之路所连接的，一头是男耕女织的锦绣中原，另一头则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茫茫西域。西域狭义上是指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以东的广大地区，大致相当于今天我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义上则可指凡是通过狭义西域所能到达的地区，主要包括亚洲的中部和西部。古往今来，西域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无数中原人士西行，其中不乏迁客骚人的身影。我们这本小书讲述的，就是我国古代亲历西域的诗人们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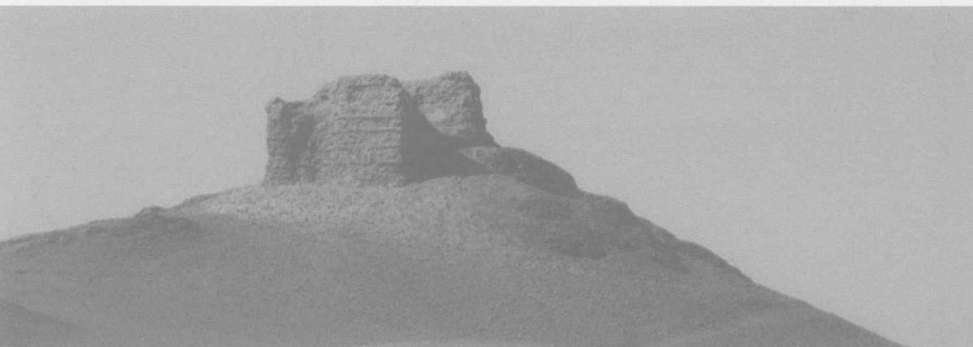
阳关始建于汉武帝元封四年（前 107）左右，是丝绸之路南道的必经之处，也是中国古代对外陆路交通的咽喉要地。阳关和玉门关矗立在今甘肃省敦煌市西南，二者构成中原内地通向西域的门户。阳关的名字，也是因为位于玉门关之南而得名。

阳关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深刻的痕迹，千百年来，多少中原士子从这里验证出关，轮蹄西去。挥别雄关，远离华夏内地，心中难免感慨万千。一曲《阳关三叠》（又名《送元二使安西》）记录的就是迁客骚人的依依不舍之情：“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西出阳关，就意味着和熟悉的中原彻底说一声再见，踏上白草黄沙的陌生征程，开始体验无法预知的人生经历。在阳关古道上艰难前进的行客之中，有一些人颇与众不同，他们的瘦马驮着诗句，诗句里记录了西出阳关的心路历程。千百年后，这些火热的句子仍能让我们激动不已。

当阳关还不是阳关，西域还不叫西域的时候，从中原西去的缥缈影迹之中就点缀着一些朴素的诗句。传说中最早留下西行诗作的是一位赫赫帝王，西周的第五代君主周穆王。周穆王乃周昭王之子，名姬满，公元前 976—前 922 年在位。周穆王身处西周由强转衰的时期，据说他的一生是在东征西

阳关遗址





讨中度过的。

西晋太康二年（281）出土的汲冢竹书中有《穆天子传》五篇，其中记载了周穆王西行九万里，登昆仑之丘会见当地首领西王母的情形。据说，临别时，“天子觴西王母于瑤池之上”，西王母赋诗赠别：“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

周穆王酬答：“予归东土，和洽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

这些诗句，采用的是先秦常见的四言形式，语言比较质朴。西王母强调东土和西域之间“道里悠远”，希望周穆王健康长寿，能够再次西来。周穆王则信心满满地表示，结束此次西游回国之后，会好好治理国家。并和西王母约定，三年之后再来西方相见。

周穆王的西行，恐怕我们今天只能以“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的态度看待。但是《穆天子传》既然出土于战国墓地，则其中所述情况至少反映了战国时代或者战国以前华夏民族的西域观念。虽然不能排除这些诗句出自闭门造车的中原文士之手的可能，但是我们更愿意将之视为西域诗歌的萌芽，这些质朴诗作具有一种穿越时空的力量。它们承载的故事甚或它们本身，在之后的几千年中都装在了西出

阳关的诗人的行囊里，让这些迁客骚人在漫长的丝绸之路上
一再惊叹“原来真是这样”或者“原来不是那样”！

据说这位周穆王“不恤国事，不乐臣妾，肆意远游”，拥有“日行三万里”的八匹绝世骏马，然而东土、西域两地之间毕竟山川悠远，周穆王三年之后好像并没有实践诺言。但是他的这番表态无疑为此后历朝历代中原和西域的关系定下了基调。古往今来，中原的君主们都是在“和洽诸夏”的基础上“有事西戎”，因为经营西域需要锦绣中原天下一统的强盛国力作为支撑。可以这样说，任何朝代，诗人仗剑出关，无论他的诗句如何悲苦哀愁，他背后的中原王朝一般情况下都是励精图治的，时代精神也都是蓬勃进取的。所谓“国家不幸诗人幸”的说法，在阳关古道上似乎遭遇了一个乾坤颠倒的逆反。

周穆王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帝王，据说他活到一百多岁，在位五十多年。周穆王一生东征西战，南讨北伐，“东征天下二亿二千五百里，西征亿有九万里，南征亿有七百三里，北征二亿七里”，好像地球早已容纳不下他的足迹了。但是无论如何，周穆王的车马不可能经过阳关。因为阳关和玉门关是到汉武帝时期才建立的。

第二节 公主琵琶幽怨多

西汉王朝为了抵御匈奴对西北边疆的侵扰，设立武威、张掖、敦煌、酒泉四郡以及玉门关、阳关两大重要关隘。两个关口，一南一北，恰似两扇大门，担负起大汉帝国西向交通的重任。

汉朝和西域的官方联系，始于张骞的“凿空”之旅。西汉初年，匈奴单于冒顿强盛，他曾于高祖七年（前200）率四十万大军围困刘邦君臣于白登山。此后数十年，这个马背上的民族一直是汉朝的边患，文帝十四年（前166），匈奴的游骑甚至兵临长安。汉武帝即位后，汉朝的国力已经非常强盛，他听说西域的大月氏屡遭匈奴欺凌，意图复仇，便决定联合大月氏，“断匈奴右臂”，于是决定遣使西域。“为人强力，宽大信人”的张骞以郎官身份应募，于武帝建元二年（前139）率百余人从陇西出发前往西域，张骞往返途中均遭

匈奴扣押，在十三年后，历经艰险，才得以回国复命。由于大月氏已经在葱岭以西的大夏故地安居乐业，不愿与匈奴为敌，张骞的出使，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是他了解到的西域诸国的情况丰富了汉人的地理知识，拓宽了汉人的国际视野。而且张骞通西域直接促进了中原和西域的物资交流，中原的丝绸、漆器、玉器等精美的手工艺品传到西域，西域的葡萄、苜蓿、石榴、胡桃、胡麻等土产也传入中原。

张骞回国之后，向汉武帝汇报了西域大国乌孙的情况。乌孙乃是马上行国，“控弦者数万，敢战。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羈属，不肯往朝会焉”。连年侵扰大汉边疆的匈奴始终是汉武帝的一块心病，为了使汉朝在与匈奴的对峙中占据上风，他决定采取和亲策略拉拢乌孙，所以派遣宗室之女刘细君远嫁乌孙国王。

刘细君（前 121—前 101）本是江都王刘建的女儿。元封六年（前 105），就在阳关建立之后不久，汉武帝封细君为公主，远嫁乌孙昆莫（一称昆弥，相当于匈奴的单于）猎骄靡，以与乌孙结盟，共制匈奴。据《汉书·西域传》记载，细君公主出嫁时，汉武帝“赐乘輿服御物，为备官属宦官侍御数百人，赠送其盛”。细君公主到达乌孙后，猎骄靡封她为右夫人，汉朝还每隔一年就派使者前来探视。



但柔弱的细君公主在乌孙的生活并不如意，匈奴听说汉朝嫁女乌孙，也遣女嫁给猎骄靡，且匈奴女为左夫人（当时西域之俗以左为尊）。乌孙乃是游牧民族建立的马上行国，细君的随从工匠为她建造了汉式宫室，乌孙昆莫也只是一年来一两次的而已。并且后来猎骄靡年老去世，细君必须改嫁其孙军须靡。乌孙作为草原民族，本有后辈继承长辈小妻的习俗，但这在大汉公主刘细君看来却是非常难以理解的。细君向汉廷请命，得到的答复是“从其国俗”，她只好改嫁军须靡。语言不通，习俗不同，细君郁郁寡欢，没过上几年她就像早谢的花朵一样离开了世界，留下的只有一首著名的小诗：“吾家嫁我今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还故乡。”

刘细君的人生悲剧不仅在于所嫁非人，从更深的层面上讲，她的不幸是中原农耕文明和草原游牧文明之间的巨大反差造成的。生长于帝王之家，习惯亭台轩榭和锦衣玉食的弱质女流，西出阳关之后，不但在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都感到极大的不便，而且在精神层面，这位女诗人也得不到任何共鸣，其结果只能是“公主琵琶幽怨多”！刘细君是正史留名的第一位和亲公主，她的诗作被后人称为《悲愁歌》，采入正史，是目前可考的第一首西出阳关的诗作。